

AI ZHI LU ZHUHONG

爱之路

朱 鸿



爱之路

PDG



小 传

朱鸿，出生在西安南部的少陵原。1981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，遂进入社会。不善言辞，喜欢沉思，唯一的爱好是读书，又不求甚解。未到而立之年，可皱纹辐射眼角，忧郁凝结眉梢。在海内外发表散文百余篇，出版集子二册。为陕西人民出版社编辑。

目 录

- ✓ 伞下..... (1)
- ✓ 燕子..... (5)
- ✓ 茶韵..... (7)
- ✓ 香溪..... (11)
- ✓ 车站..... (14)
- ✓ 死线..... (17)
- 鬼路..... (20)
- 月..... (25)
- 合欢树·合欢花..... (27)
- 爱之路..... (31)
- 夏花·秋叶..... (35)
- 春天的困惑..... (38)
- ✓ 泡馍协会的聚散..... (42)



✓ 山中	(48)
✓ 为了一本书	(50)
✓ 雨天	(55)
✓ 冬日的荷塘	(58)
✓ 夏天的枯树	(60)
✓ 再到墓地	(62)
✓ 界	(68)
✓ 远方	(73)
夜声	(75)
✓ 校园的树	(83)
✓ 我们的楼道	(86)
✓ 寻荷	(89)
✓ 鹰与兔	(92)
月下玉兰	(95)
日蚀那天	(98)
光	(101)
花魂	(104)
美桥	(107)
废墟之光	(110)
攀登	(115)
✓ 灞河在哪里?	(117)
✓ 乾陵是唐人的	(120)
✓ 和谐	(123)
死石	(125)
古都郊外的沟	(128)



伞 下

小时候，我在乡村，天下雨了，不是戴一顶草帽，就是光一个头颅，雨里来，雨里去，匆匆地跑着。偶尔碰见一个打伞的人，我就站在雨中，呆呆地看着，直到人家的伞盖和背影在濛濛的灰白中消失，这才出一口气，慢慢迈动我的脚步。那时，我是很想得到一把雨伞的。

我到西安上大学的时候，家里给我买了一把雨伞。雨天，校园来往的同学，几乎全打着伞，下课以后，大家从一条路上经过，夹在绿树和鲜花丛中的甬路，就被伞盖笼严了，纯色的，带花的，黑蓝黄绿，俨然一条美丽的伞的河流。我走在人丛中，雨落伞响，很有节奏，心里油然而生

一种愉快，一种自豪，不禁感谢我的父母了。

但是，一种新的渴望和苦恼，渐渐向我袭来。在雨夜，我常常看见男女同学走在一把伞下，离得很近，悄声细语，显得很亲切。我知道他们是在干什么，我情不自禁地观赏这种景象，但又觉得逊眼，甚至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可怜和羞愧，于是，瞟一眼就回避。然而，心里还是想看的。

当时，我正在倾慕一位女生，她是新疆的，人很瘦小，却很俏皮，戴着一副白色眼镜。她和我同桌，整天在一起，谈得很多，也谈得很好，喜欢看我的散文习作。但是，如果我把话题向我渴望的事情引去，她就垂下眼帘回避了。记得那天她没有带伞，顶着书包，在雨中半跑半走。我赶上前去，心儿慌跳着，叫她钻到我的伞下，一块儿回去。从教室到宿舍，将近一里路远，这么长的时间，我们并肩于一把伞下，在我觉得，那就是最美最幸福的事了。但是她却一笑，一声谢谢，跑了。我顿时脑子一片空白，好久好久，还能感到自己因为羞愧而两颊发烧。毕业以后，我从其他同学那里知道，她当时是明白我的心迹的，对我的为人和发奋用功也很佩服，只是嫌我家在农村，嫌弃我个子矮小。

从那时起，我的伞下仍没来过姑娘，也没有遇到我可以为之招手的机会，但是我的心却一直

在虔诚而默默地呼唤，我希望能够凌空飞起一座桥梁，让我的感情从此岸走到彼岸，我渴望我那清清的爱的河流，能够找到它滋润的秧苗。我经常问自己：什么时候，你的伞下就没有了孤独和寂寞呢？

一天晚上，我去看望一位老师，回家等车时，已经十点多钟了，因为下雨，车站只有零星的几个人，或打雨伞，或穿雨衣，都不言不语地站着。初夏的雨，洒在树上，沙沙作响，灯光照亮的地方，雨丝竟成了条条闪烁的斜线，路面忽明忽暗的。

这时，从身后嚓嚓地过来一个姑娘，缩着脖子，探望站牌，然后就站住了，依然缩着脖子，分明是要坐车的，她只穿了一件夏衫。

看着她站在雨中瑟缩的样子，我不知自己是怎么想的，又好象什么都没有考虑，很平静很自然地走近她，把我的伞放在她的头上。她猛地一惊，诧异地回头，看着我，似乎很快地思索了一下，便向我微微靠近一些，就这样，我们并肩站在一把伞下，不即也不离。等车的人，不时地向我们看一眼，看一眼，他们也许把我们当成相识的，甚至还有当成恋人的吧！但是我心里明白，我和她实在是陌生的路人。我不知她想着什么？她肯定是在想着什么的。我的伞下从未来过姑娘，现在跟她站在一起，我忽然有了一种异样的

感觉，觉得很温暖，很和谐，很完整，就连在雨中洗濯的古城，我也觉得从来没有象现在这么宁静，这么庄严和美丽。我们就这样一直默默地站着，始终没有说话，直到汽车来了，她微笑着点点头，走出雨伞上车去了。灯光照亮了她那白净而红润，纯朴而天真的脸庞，照亮了她那窈窕而温柔的身影。我这才看见她确实是很美的。

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走到汽车跟前却没有上去，也不知道为什么收拢了雨伞。望着汽车在濛濛的夜雨中远去而消逝了，我蓦然有一种惆怅的感觉，但是它很快又消失了。我步行着回去。夜雨带着清新的气息吹到我的脸上，我心里一片明净，不由得吹出一支优美的曲调，在沙沙的雨中悠然走去……



燕 子

回来了，回来了，钟楼上空的燕子！

驮着夕阳的霞辉，挟着黄昏的风声，你快乐地鸣叫着、自由地飞翔着；忽儿聚拢，忽儿散开，忽儿远去，忽儿近来，忽儿高升，忽儿低落！环绕着古城这雄伟而古朴的建筑，你总是那么自由和快乐！

还象去年一样玲珑，象去年一样敏捷，象去年一样招引着骑车的人、坐车的人、步行的人向你翘望，向你的高高的蓝天翘望！

你记得吗：当时我在关中，妻在陕南，只能三月两月会面一次，难免感到寂寞和惆怅，你记得吗：当时我刚刚涉世，既不懂人情，也不知

世故，许多的事竟理解不了，我非常地孤独和苦闷。于是下班以后，我就来到这钟楼下面，倚着那花栏或坐在那石墩，默默地看你，默默地看你编织着美丽的图案，构筑着生动的画面，如同我的梦幻。

有时我会问道：燕子，你也观看我们人类吗？也羡慕我们人类吗？

有时我还会问道：燕子，你也有苦恼的时候吗？也有厌倦的时候吗？

我常常是带着这样的问题回到我那小小的房屋里，我好象获得了倾诉的轻松，好象得到了慰藉。

可是我的燕子，你竟在一场秋风、一阵秋雨之后飞走了，你离开了钟楼的上空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感到心里空空荡荡。我在这儿徘徊，我在这儿寻觅，然而，只见阴云飘，不闻燕子鸣！

燕子，在那些漫长的日子，你去了哪里？你所在的地方天高吗？云白吗？那里的阳光灿烂吗？空气清新吗？那里有芳香么？有歌声么？你感到快乐自由吗？你这么来来去去地就是追求这快乐和自由吗？追求这温暖吗？你惦念着我么？你知道我的生活么？

回来了，回来了，钟楼上空的燕子！



茶 韵

我常常感到奇怪，奇怪自己什么嗜好都没有，吸烟、饮酒、打麻将、抛扑克，如此这般，常人所喜欢的，我几乎都不会。

在一次聊天时，大家对茶作了异口同声地赞美，一个人甚至认为，二次世界大战，原子弹在日本国爆炸，寥寥幸存的人，几乎全是平日喝茶的，并且其茶越浓，其伤越轻，结论是：茶可以防止辐射。这虽然是茶的优点的夸张，但我知道了，它的确是有益于人的。从那天起，我对茶产生了兴趣，慢慢喝起来了。

茶中所含的咖啡碱和挥发油，可以兴奋神经，强化心脏；可以去除积食，消溶凝脂；可以

软化血管，降低血压，显然能促进人的健康。而且其色柔和，其香淡远，其味可口，其状纷呈，又自然能愉悦人的精神。不管是春秋还是冬夏，朋友相会，同学来聚，只要桌上有茶，总是其乐融融。

正因为喜欢茶，所以出差紫阳时，一定要朋友陪着攀登茶山。在那里，我见到翠绿而茂盛的茶树，兴奋之中，竟笨手笨脚地采撷了，并且采撷着最嫩最肥的叶子。我将那精心挑拣的一掬毛尖，小心地装进一个信封，带回了西安。但我久久不舍得饮它，而是悄悄地珍藏着。在遥远的地方，有我一个同学，大学读书时，我不知不觉欠了她的债，岁月愈久，内疚愈深，而现在又是千山万壑，难得晤面。我灵机一动，将这自己采撷的纯净的茶叶寄给她了。我想，她会品尝出其中的清馨。

在我心中，茶就不是一般的东西，它作为礼物，不同于糕点烟酒之类，也不同于衣料首饰之类，它是美好的，因为它往往和友谊联系在一起，和愉快联系在一起，并且和青山绿水，以及姑娘采撷它时那水一样流丽的满山缭绕的歌声联系在一起。

然而，茶不可能永远生活在自然之中而呈现一片清新，在复杂的社会，它往往根据不同的人物，扮演着不同的角色。

我常常想起一个青年，他曾带着一部书稿找我，作为编辑，我热情地接待了他，并在当时就伏在桌上翻阅他的书稿。开始，他也伏在桌上，认真地看我审稿，后来他悄悄从皮兜掏出一包茶叶，要送我，为了防止别人看见，他用宽阔的脊背遮挡着，又用探询的目光注视我，害怕我拒绝。我完全理解他的心情，但我使劲摇着手，示意他不要这样，于是他不好意思地收起了茶叶。走的时候，我真诚地握了他的手，如果他是悟性的，一定能够感觉我不但没有鄙薄他，而且会尽力帮助他的。可他的书稿，我认为没有达到出版的水平，就退给他了。不久，他突然来到我的家里，寒暄之后，拿出鼓鼓的两包茶叶，放在沙发上，他告诉我，他的家乡出产茶叶，我们已经认识了，今后我喝的茶他就包了。接着，笑笑，要我出版退给他的那个书稿。我在暗暗惊讶之后，沉默了。望着那装在塑料口袋的茶叶，我不由地思忖着，一端是我的职责和人格，一端是他的茶叶或其他什么东西，虽然一边无形，一边有形，但在这个青年眼里，它们价值等同，可以交换。我是个掩饰不了情绪的人，一定是我脸面的颜色不太好看，使他只呆了一会儿就走了。但我久久地坐在那里，几乎要冲动了。

其实，我并不是那种缺乏人情的生物，也不是那种装出正经的样子让人观照的标本。我与人

广泛地交往着。我有时也送人点礼物，有时也收人点礼物，或者是出于友谊，或者是出于感谢，但绝不是交换。人的一生，总会遇到困难，我们总会要帮助人，也总会要人帮助，然而相互帮助，不同于相互交换。

那两包茶叶，有好几天我都没有心思收存，它一直放在沙发上，我准备让人还他，我只能这样。





香 溪

一个人住在旅馆，是很寂寞的，又是个阴雨天气，从窗口看着沉沉的云，潇潇的雨，觉得时光实在难熬，只盼着天晴起来，天晴了，似乎世界就阔大而豁然了。于是，雨声刚从屋檐上消失，我便作着盼望的神情在门外徘徊。这时，一个白须老人悠悠地走过来，并不问我什么，就指点着城南的山说：那里有一条深谷，谷里有一条香溪，是可一游的。

我便沿着一条小路进山了，越往山里走，越觉得山的深邃和神秘，越觉得走进了一个新奇的境界。看不见一个游人，却到处传来鸟声，但又不知鸟儿藏在什么地方，它只是或悠长，或短快，

或委婉，或尖锐地叫着，此起彼伏。树是密密麻麻的多，粗得如碌碡，高的象射箭，枝杆交错，叶片重叠，竟把空中笼罩了，显得很幽暗，风吹树动的时候，才可从枝叶之间，看见一块半块天的灰白，于是，林中忽儿地亮了一些，仿佛由天窗给黑暗的屋子注了一缕阳光。

这时，我听到了潺潺的水声，极轻快的，象玻璃珠子滚动在铜锣上似的。水声就在脚下，却不见它洁白的身子，搜寻着撩开一丛一丛的青草，水便明而响亮地出现了；水底无沙无石，却顺着水流，平卧着深绿而厚实的草，这颤动的水是出奇的清静，出奇的妩媚，缓缓地向前滑动着。

我不禁沿溪而行了，途中遇到一棵两棵榴树，开着零星的花，树下却缤纷着血红的一片，仿佛落地的晚霞了；又见着枇杷，果实是淡黄色，长着茸茸的白毛；还有桑树，以它红的、紫的、黑的桑葚逗引着我，我竟象个孩子，一个人在这深山中忘情地采撷了……

山中的雨真是太顺当了，不知不觉就又下起来，于是我走进一个亭子。亭子很有些年代了，又极为别致，那松树做的三根柱子，竟没有刮皮，更没有涂漆，一指宽的裂缝，从下面一直纠缠到上面，也没有盖瓦，而是用树枝和野草苫着，风抚过它，雨浴过它，它已那么严实而平滑。亭子里的青石，也不见开劈和雕凿的痕迹，似乎是从